

侨批 | 留存战争记忆 伤痛难以抚平

厦大学者沈惠芬以太平洋战争时期侨批为研究资料,讲述华侨战时悲痛经历

本报记者 谢瑞真

日前,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副教授沈惠芬在厦门文史沙龙,从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侨批入手,通过“跨国家书”对战争的描述,讲述华侨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遭遇,构筑中华民族的抗战集体记忆。

屠杀惨状“笔难尽言”

“九一八”事变后,东南亚华侨各界捐款捐物支援抗战,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1946年间,以东南亚华侨为主的海外华侨为抗日救亡运动捐助了超过30亿元的巨款。这也是东南亚华侨惨遭日寇重点迫害的主要原因。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侨批,真实记录了华侨亲历者、受害者及幸存者的战争记忆。现场,沈惠芬在屏幕上展示了几封侨批。

“此次进行大屠杀将及两星期之久,华侨被杀者百念(廿)余人,非人被杀者三十六千人以上,情形甚是可怜,不可言状。”这是旅居菲律宾怡朗华侨郑勋于1945年11月3日写给福建姐姐的一封信,详细叙述了日军登陆怡朗后的大屠杀。

“至于日寇屠杀人民,市区中较少,唯王城内及百阁、巴两、因米查一带地方最为惨酷,亦笔难尽言。”“羁旅菲律宾的厦门文化名人苏警予,在1945年10月写给家人的书信中,悲愤之情仍难抑制,却也“笔难尽言”。苏警予还记录了他的居所周围,盟军轰炸“死伤多人,殊甚可怕”,日军从马尼拉败退时,“作有计划的放火焚烧……市区被毁三分之二以上,所有大建筑物,均付之一炬,精华尽去,顿成废墟,一时火焰冲天,爆炸声如雷声,全市尽成火海,伤心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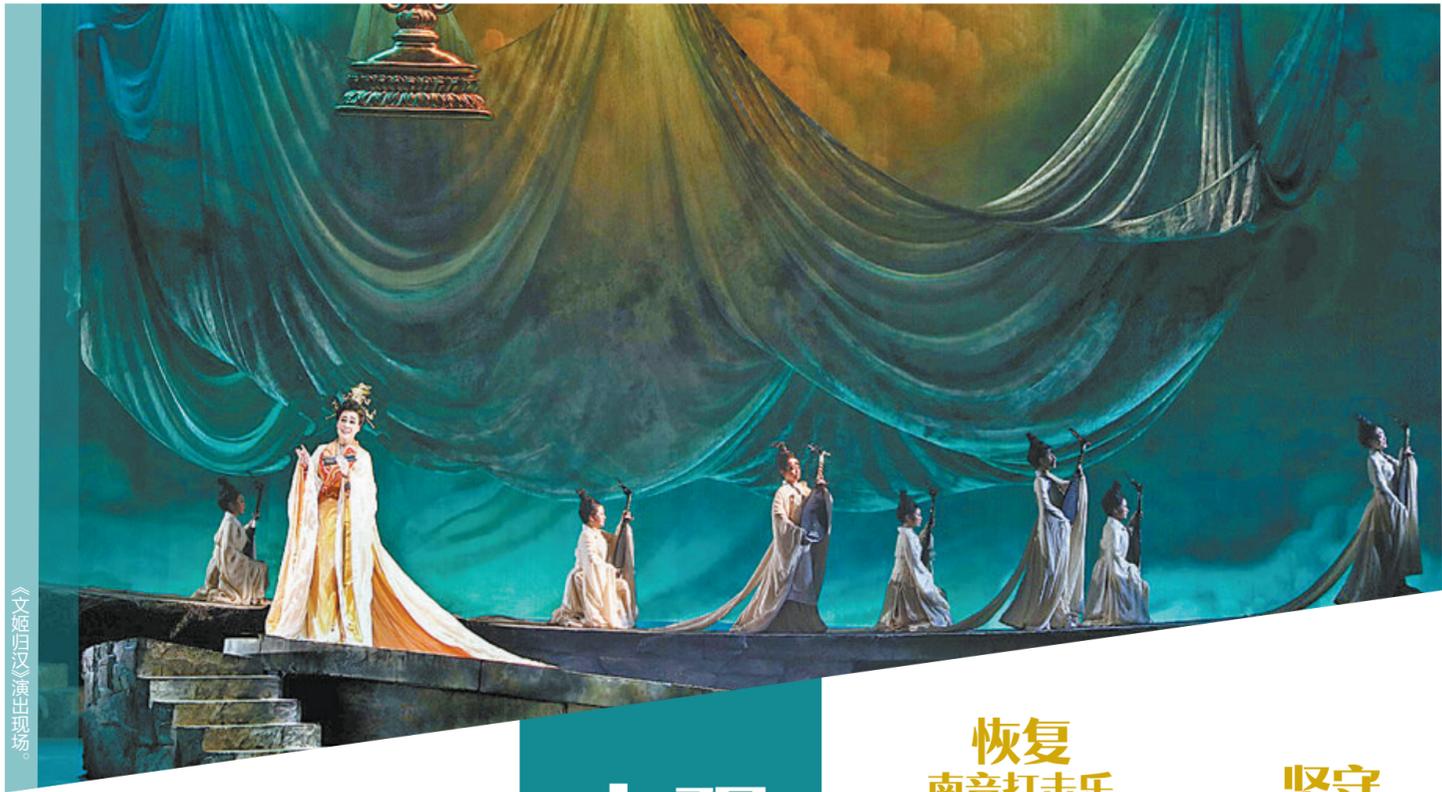
沈惠芬认为,书信的隐私性可显示出较高的可信度,不少侨批都对大屠杀的惨痛难以言表,说明战争的惨烈超出了人类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

成为战争史研究的特别视角

今年是“七七”事变85周年,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亚太浩劫。

“太平洋战争期间,东南亚华侨人口伤亡约39.7292万人,财产损失超过18.992847608亿美元。东南亚华侨所遭受的战争创痛,是中华民族苦难史的沉重一页。”沈惠芬认为,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侨批,从离散者个体的不同角度,反映了华侨在战争中的生命财产损失、心理创伤,具有独特的资料历史价值,成为战争史研究一个特别的视角。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侨批,是我们珍惜和平、反对战争的历史教科书。沈惠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太平洋战争时期侨批的收集与研究工作中,以华侨的视角,以富有情感的、个体的战争记忆,构建中华民族宏大的抗战叙事。



《文姬归汉》演出现场。

传统民乐配器 让音乐更具层次感

文/本报记者 许舒昕 陈冬
通讯员 张帆

图/厦门市南乐团 提供

继8月8日首演之后,8月23日、24日,获得2022年度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资助的南音《文姬归汉》在刚揭牌的闽南戏曲中心再度献演两场。走出剧场的观众,收获了满满的惊喜,并通过各种方式给予赞美。该剧亦是2022年度福建舞台精品工程剧目、2022年度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文姬归汉》在保留南音传统乐器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将各种艺术载体跨界融合,不仅加入了古琴、古筝、编钟、埙、鼓等中国传统乐器,还另辟蹊径把西洋弦乐纳入配器,它们的结合,是守正创新,如此中西剧场语汇的交融,赋予了传统文化一种新的传承形式。同时,《文姬归汉》也在积极探索中国故事和中国精神的当代表达,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注入时代新活力,力求打造中国气派的新国潮。



▲《文姬归汉》恢复不少逐渐被边缘化的南音打击乐。

文艺资讯

用作品传递父爱

本报讯(记者 许舒昕 通讯员 陈嘉茵)“初夏游园会——小婷婷IP艺术展”正在厦门宝龙艺术中心展出,展期截至8月30日。本次展览是本土艺术家嗨亚对小婷婷一场关于“陪伴”的宣言。小婷婷是头上有两个长长红色耳朵、喜欢和朋友喝茶饮的小姑娘,因工作原因,嗨亚不能时常陪伴在女儿身旁,因此他画了很多可爱的小动物陪伴她。在这场奇妙的游园会里,有着大号小婷婷、丙烯画小婷婷、大型毛绒熊等,沉浸式的梦幻粉,还原了嗨亚画作中为小婷婷打造的童话世界,以艺术形式表达一位父亲对孩子的爱。

现场宛如童话世界。(宝龙艺术中心 供图)



观众收获满满惊喜 中西剧场语汇交融

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福建舞台精品工程剧目、2022年度
金大型舞台剧目资助、2022年度
该剧是2022年度国家艺术基
赋予传统南音新活力
索中国故事和中国精神的当代表达,探
●南音《文姬归汉》震撼上演,探

南音《文姬归汉》的文学剧本由已故著名剧作家王仁杰原著、张文辉缩编,著名导演韩剑英执导。故事讲述了东汉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因战乱被掳匈奴12年,为左贤王妃,并生下二子。但她始终心系中原,思念故国,写下了长达1297字的叙事诗《胡笳十八拍》。汉丞相曹操被蔡文姬的诗文所感动,派遣使者赴匈奴重金赎回,最终蔡文姬忍痛告别孩子,回到中原。

《文姬归汉》全剧由三个乐章构成,即《战乱被掳》《胡地思乡》和《别子归汉》,主要以三种音乐贯穿始终,分别为传统南音、古琴曲《胡笳十八拍》以及带有蒙古风情的音乐旋律。

剧中的歌词大多化用《胡笳十八拍》的经典诗句,再结合南音曲来进行演唱。每个乐章的开头皆由古琴曲《胡笳十八拍》引入。古琴哀怨凄婉的音色,与南音略带悲戚的唱腔相得益彰,将蔡文姬心中的流离之苦、思乡之哀、别子之痛抒发得淋漓尽致。

厦门市南乐团队长王进鑫告诉记者,历史上,蔡文姬有“千古第一琴女”的美名,她有一把被誉为“中国四大名琴之一”的焦尾琴。在《胡地思乡》篇章,看到自己从汉地带来的古琴,勾起了蔡文姬的思乡之情,当她再次拨弄琴弦,却只听得“啪”一声,琴弦断裂。为了达到仿真效果,王进鑫说,“此处撼动人心的琴弦断裂声,不是音效,而是古琴的现场演奏。”除古琴外,编钟、埙、古筝、北瑟、中阮等传统民乐也加入了《文姬归汉》的配器,使整个剧目的音乐更具层次感。

值得一提的是,在《别子归汉》开场,当曹操登台亮相时,舞台上随即推出10面大鼓,气势磅礴的阵阵鼓声衬托出了“一代枭雄”曹操的人物形象,让观众听得热血沸腾。

恢复南音打击乐 并加入西洋弦乐

《文姬归汉》恢复了不少逐渐被边缘化的南音打击乐。在《战乱被掳》开头,蔡文姬被掳到匈奴后,一群胡地孩童手持南音打击乐“酒盏”出现,在舞台上欢快地蹦跳。王进鑫说,匈奴人性格豪爽,喜好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酒盏”恰好能体现匈奴汉子威武勇猛的气势,模拟演绎胡人拿着酒杯在草原上唱歌跳舞的场景。

此外,在《胡地思乡》中,讲述了蔡文姬教二子诵六经的故事,南音另一打击乐“四宝”清脆响亮的声音在观众耳畔响起。据介绍,“四宝”由四片竹片制成,在剧中胡地孩童手持“四宝”,指代古时用竹木筒做成的书籍,“四宝”的声音则用来模拟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而此处与“四宝”互为映衬的,还有南音打击乐“云锣”。“云锣”音色柔和,用来表现孩子们嬉戏玩耍的场面,“云锣”的加入也让此时的旋律听起来更俏皮活泼。除了恢复使用过去较少出现的南音打击乐,《文姬归汉》中还加入了提前制作好的“雁鸣声”音效,用来表现蔡文姬对家乡的思念。

在正统的南音乐器主奏下,另一边西洋弦乐也悄然出场。这种“洋为中用”的创新搭配,在南音表演上还是鲜有的。王进鑫说,《文姬归汉》一共用了4把中提琴、2把大提琴和1把低音提琴。3种不同音域的提琴,能最大程度地展现中原与胡地两者不同的地域风貌,留给观众更大的想象空间。

坚守传统文化 融入时代审美

南音作为中国古乐的当代遗存,有着漫长的发展史,文化底蕴深厚,曾打动过无数人。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南音一度被年轻人贴上了复古守旧的历史标签。究其根源就在于当代年轻人不能接受其刻板、无趣,没有现代元素的表达方式。《文姬归汉》在坚守传统文化、艺术本体的前提下,融入了时代审美和价值,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固有认识。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观剧,一个多小时的演出,孩子们安静地欣赏,这说明传统文化并非曲高和寡。作为南音迷的市民李女士感触颇深,“最大的变化就是观众年轻化了。”

饰演蔡文姬的厦门市南乐团团长、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获得者杨雪莉说,老祖宗留下的经典,不能去随意改变。所谓的创新,其实是如何让经典的东西创新地演绎好。此外,人才培养对剧种的发展也至关重要,特别是排演大剧目时,更是对一个演出团体人才实力的考验。这场视听盛宴,正是得益于乐团老中青人才梯队的整体合力。



▲古琴的音色与南音的唱腔相得益彰。

亮相市美术馆 福建省第九届工笔画大展

本报讯(文/图 记者 郭睿)“喜迎党的二十大——福建省第九届工笔画大展暨全国工笔画名家邀请展”日前在厦门市美术馆开展,现场汇集工笔画作品272件,较为全面展示了近年来福建省工笔画创作特色和创作水平。

展览由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厦门市文旅局、厦门市文联主办,面向全省征稿,得到全省工笔画创作者积极响应。经过省美协组织专家对作品进行评审,最终评出入选作品193件,其中优秀奖作品60件。

新人新作涌现,是此次展览的一大特色,作为我省工笔画领域的权威大展,展览为新人提供了展示平台与

与厦门有密切渊源 “弘一体”形成与成熟

本报讯(记者 陈冬)今年是弘一法师圆寂80周年,厦门万松顶美术馆于日前邀请弘一法师研究学者、《弘一大师在厦门》作者张一德做了三场关于弘一法师晚年书法“弘一体”的形成与鉴赏的公益系列讲座。

这三场讲座分别为《“弘一体”的酝酿、蜕变、形成、成熟之过程》《“弘一体”的特征与文化历史地位》以及《“弘一体”的品鉴与鉴赏》,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讲座现场还分批展示了弘一法师的书法作品书籍和复制品,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弘一体”书法的表现与内涵。

“‘弘一体’的形成与成熟,与厦门有着密切的渊源。”张一德说,1929年1月,年届五十的弘一法师来到厦门,在购得晋代索靖《出师颂》影印本后,他的书体和书风逐渐产生了蜕变,形成独特的老、简、淡、瘦风格,质朴沉缓,从容恬静。可以说,“弘一体”的酝酿、蜕变、形成、成熟经历了14年,其因缘始于厦门,也正是弘一法师在厦门、在闽南度过的人生最后时期。



观众正在驻足欣赏。